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蔡漸盤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

明 何楷 撰

周康王之世詩五篇

采菽康王即位召公畢公爲東西二伯率諸侯來朝王錫命之書康王之誥篇云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詩第四章有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之語故知爲朝康王詩也樂記云武王克商分周公左召公右班固云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孔頴達云二公率領

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又按儀禮覲禮篇云天子袞冕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及事畢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重賜無數今據康王之誥篇所載諸侯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則所謂圭幣庭實之獻固有之矣而天子之賜泯焉無聞深屬可疑此詩言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則正賜以車服之禮謂詩足補書之闕可也又覲禮事畢賜車服之時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詩言天子命之則正其事也其第四章殿天子之邦云云是命中語而康王之誥篇記王報

誥兩邦侯甸男衞之辭有曰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則亦于殿邦之旨深有合焉愚所以定為康王之詩者以此孔叢子載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采菽左傳國語陸德明本子貢傳申培說俱作叔豐氏本作尗采菽筐豐本作匚之筥語韻

之君子來朝音潮後同何錫予語韻白虎通作與後同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叶虞韻滿補翻又何白虎通何下有以字予之玄袞及黼虞韻與也采

說文云將取也菽大豆也又羅願云菽者衆豆之總名其類最多故九穀之中居其二於用甚多羞籩之實餽餌粉餈皆擣粉熬大豆以為表也又以為豉又以為粥筐筥解見采蘋篇陳祥道云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與上介皆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饔餼賓上介米八筐士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為榮而所實少八

筐六筐以少爲貴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於文筐
正而筥圜之則筐方而筥員矣詩意以敘興車馬衣服
采菽而貯以筐筥將以待不時之需諸侯來朝有錫予
之禮而可不亟儲其具乎君子謂五等之諸侯也後同
凡諸侯見于天子曰朝此則因康王初即位而來朝也
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字象上下相
予之形愚按予字乃以上與下之義觀字形下引可見
何錫予之心口相問之辭言將賜何物以予之乎旋即
自計曰雖無他可以予之然如下文車馬之賜不可闕
也路即周禮五路之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
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
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名路於路切也
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
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四馬爲乘乘馬所以
駕路車者按韓奕之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諸侯
來朝而錫予之事也又何予之言車馬之外于禮又當

有所予也玄袞鄭云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按古者天子服十二章虞書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繪繡各六衣用繪裳用繡共爲十二象天數也公則自山而下以次遞減故臯陶謨曰五服五章哉鄭注以爲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是其遞減之數理或然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爲大常服止九章而稍變其序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龍取其變山取其鎮華蟲取其文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別公之服與王同衣五章自龍至宗彝裳四章自藻至黼侯伯則衣三章自華蟲至宗彝裳四章與公同凡七子男亦衣三章起宗彝而升藻粉米于衣其裳止黼黻二章耳凡五以上衣皆用繪裳皆用繡降是孤衣止一章刺粉米無畫裳二章同子男凡三又降是卿大夫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蓋鄭康成說如此鄭所以云然者以周禮推之周禮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凡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配冕之服五通大裘而六配弁之服則止于五大裘之制未詳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以為黑羔裘也服以祀天示質也然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若與周禮不同者家語云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據此家語之說最為明白曰大裘以黼之者言先服大裘而後服黼衣黼衣即衮衣也若玉

藻所謂被衮象天則謂以大裘被于衮之上正指大裘也及燔柴之時始去大裘而露其衮若宗廟之祭則惟用衮而已羔裘色玄與天同色故曰象天必取裘者衮外服裘猶裳有韍示不忘古不然則如祭羣小祀之玄衣足矣固知古人制禮自有深意公自衮以下皆如王服惟不敢服大裘以此爲異故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白黑謂黼謂狐白與黑羔合爲黼文惟諸侯得服之以誓衆田獵其後皆僭用天子之大裘矣故譏之云非古也衮鄭玄云卷龍衣也孔云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爲龍首卷也說文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向按龍本衣之章而說文謂繡於下幅似未爲允此四字當是指裳言一龍蟠阿上向乃是正解衮義阿曲也謂龍蟠曲之狀其首上向即卷意也又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考周禮云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所謂一命卷者謂進八命而九命始服卷龍

耳但王服卷公亦服卷王九章公亦九章將何所別終不能無疑按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貫公彥以為據衣服而言鄭玄注覲禮謂上公衮無升龍蓋本於此此其說可信天子之龍蟠阿上向故名為卷此即升龍也衮字从衣从公可知衮但為上公之服必與天子有異卷衮同是畫龍而升降有別以聲音相鄰傳訛遂混其實天子之服當名卷上公之服則名衮也請以侯知者自衮以下皆名裨衣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鄭玄謂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也所以知侯伯之章始於華蟲者以侯伯服鷩冕鷩者赤雉也雉又名華蟲以其有文采故稱華以其頭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以蟲名考工記謂之鳥獸蛇言鳥之似獸似蛇者即雉也侯伯服以鷩冕故知始華蟲也所以知子男之章始于宗彝者以子男服毳冕獸之細毛名毳鄭玄以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宗彝者宗廟彝尊之飾彝與爵相似周禮六彝有雞彝鳥

彞斝彞黄彞虎彞蜼彞其序以逺代者在後如六尊之次曰犧象著壺大山大者虞氏之尊也山者夏后之尊也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彞殷以斝周以黄鳥彞序在雞斝之間知必皆三代之彞而宗彞之會于衣自舜已有之其非三代之彞可知故鄭斷其爲虎蜼蜼形如母猴與虎皆淺毛細毳又與周禮毳冕之義合也子男服以毳冕故知始宗彞也所以知孤繡粉米者以孤服希冕希與絺同本作黹說文云箴縷所紩衣也紩者縫也即刺繡也章在裳者刺繡其在衣者繪畫而已今升粉米于衣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粉米而下唯有黼黻二章乃在裳者故知孤章始粉米也孔又謂以此推毳冕之粉米當亦刺之也卿大夫知衣無文者以卿大夫服玄冕祭服衣本是玄今但言玄知其無文又自九章而下降殺以兩至此當得一章則所餘者惟黻而已故知但裳刺黻也易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

故章數偶七章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亦漸勝于衣也所以知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亦以衣法天天色玄裳法地地色黄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色赤與黄相兼即纁色也凡此皆鄭孔諸儒以意推之而著其說如此雖未足盡信然亦彷彿近之今據此詩玄袞明上公之衣亦玄色周禮言玄冕謂衣之無文者其本色是玄然則凡冕服之皆玄衣其說確矣鄭又知登龍于山者若如舜時山在龍上則袞冕不為最尊故知登龍于山也知登火于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為毳冕故知當登火以間于華蟲之下宗彝之上也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登火者以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于藻故知登火不登藻也備録于此或疑自古衣裳十二章周道尚文不應遂簡其三按左傳子大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所謂九文即九章也九文之說自左傳已著之其非漢儒臆揣明甚又臧哀

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是又漢儒所云日月星辰畫于旌旗之證也或又舉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謂衮備十二章所以象天以此破九章之說豈知被衮戴冕原分二事大裘色玄被于衮上象天之色冕璪十有二旒法天之數何相涉之有又按五服雖異而冕則一周禮弁師職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注謂諸侯之繅斿九就侯當為公之誤也斿即旒也天子前後十二旒諸公九命故九旒侯伯七命七旒子男五命五旒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凡旒數各視其命數為差鄭又謂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未知然否自天子之下皆以一冕冠數服服之章極于九從九而遞殺冕之旒極于十二從十二而遞殺各不相同

士則無冕黼有二義考工記說文皆謂白與黑相次謂之黼舊說又謂黼作斧形周禮注疏云斧之謂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又云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公衣五章裳四章而衣以衮爲首子男衣三章裳二章而裳以黼爲首此言玄衮及黼者舉公及子男以該侯伯也又詩若概舉九章當始于衮終于黻古爾雅訓衮爲黻黻者衮之盡也此不言黻者以卿大夫止有裳一章刺黻無黼故但言黼以别于卿大夫明此所錫予者止於來朝之諸侯不爲卿大夫設也凡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是時諸侯尚未來朝而王者已預爲之儲具如此國語秦穆公燕公子重耳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公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左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秦穆公季平子皆僭歌天子之詩以自誇大其失禮均矣

觱說文作畢豐本作滭沸

檻說文作濫泉言采其芹文韻亦叶微韻渠希翻羅願云芹今蘄多有之蘄之爲蘄以有芹也蘄即芹芹亦有祈音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微韻亦叶文韻巨斤翻其旂淠淠霽韻鸞豊本作鑾聲嘒嘒霽韻載驂載駟寘韻君子所屆叶寘韻居吏翻亦叶霽韻居例翻晏子春秋作誡　興也觱字本作觱羌人所吹以驚馬也此狀水噴出之貌與觱發同意沸說文云水騰涌也檻泉爾雅云正出正出者涌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愚按檻當依說文作濫云氾也芹爾雅說文皆云楚葵也陸佃云水菜也一名水英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羅云二月三月作英時可作葅及熟瀹食之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周禮醢人加豆之實用水草則有芹葅深蒲本草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葅及生菜詩意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于王朝檻泉之

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之來朝亦有儀從可觀也旂建在車上解見庭燎篇淠淠毛云動也字从水如水之動也鸞解見蓼蕭采芑篇嘒說文云小聲也王安石云言其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車行在道旂不一其動鸞不一其聲故連言之載則也驂有三義禮記注外騑曰驂謂服外兩馬詩騧驪是驂是也說文謂駕三馬王肅云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是也此以驂駟並言四馬為駟則兩服兩騑兼舉之不應重言兩騑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以備傾側是以戎車則曰居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屆說文云極也徐鍇云極即至也見旂聞鸞漸來漸近至此而見其車上之人又見其駕車之馬則君子於是至矣又晏子春秋云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曰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

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

赤芾白虎通作紼豐本作市在股虞韻邪幅在下叶虞韻後五翻彼荀子作匪交匪韓詩外傳作庶紓叶語韻神與翻天子所予語韻樂音雒後同只君子天子命叶真韻眉辛翻之樂只君子福祿申真韻之

賦也赤芾解見侯人車攻采芑素冠諸篇芾本作市通作韍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玄云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襍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愚

按芾韍通稱說文解韍為韠解韠為韍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芾則采芑乃大閱之禮車攻乃大田之禮何以云朱芾赤芾乎股說文云髀也鄭云脛本曰股邪通作衺不正之謂幅即左傳帶裳幅舄之幅毛云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云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按内則子事父母有偪即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此兩句紀諸侯入朝之禮芾為膝衞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彼彼諸侯也交謂上交于天子匪通作非紓毛傳說文皆云緩也新君嗣位相率趨朝不敢紓緩也予首章錫予之予即車服是也向所儲以待其來者而今始可以予之矣朱善云彼交匪紓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鄒忠胤云孔子謂於柔敬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繇臣自為敬則彼交匪紓盡之矣樂喜好也只助語詞命之謂天子有言以褒勉之下章殿天子之邦等語

是也申者申束堅固之意律歷志云堅于申說文云七月陰氣成自申束此申之義也福祿申之有加無已即下章言萬福攸同也鄭云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孔云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東韻）樂只（左傳作旨）君子殿天子之邦（叶東韻悲工翻）樂只（左傳作旨）君子萬福（左傳萬福作福祿）攸同（東韻）平平（韓詩作便便左傳作便蕃）左右亦是率（左傳作帥）從（叶東韻麤叢翻）

興也柞解見車舝篇蓬乃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輒拔而旋今以柞葉之渙然似之故曰蓬蓬詩意以柞興朝廷枝與召畢二公葉與東西二方之諸侯劉彞云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榦者皆繇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

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也又鄭云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喻繼世相承以德亦通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此天子襃勉之辭上章所謂命之者也殿毛云鎮也孔云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按說文殿乃擊聲然古者以屋之高嚴通呼為殿及軍後名殿皆不詳其說意此殿當通作奠奠之為言置也定也與奠高山大川之奠同意即四方無虞一人以寧是也萬福極言其福之盛攸同者同于天子所謂君臣並受其福也平平率從預期後日之辭平平依韓詩通作便便史記平章平秩平在之平皆作便蓋以音取之便說文云安也便便韓詩云閑雅之貌贊辭也左右指應門左右而言時東西方諸侯俱分列左右故云然率通作衛統領之義從說文云隨也言繼此以往凡此嫻習禮儀之諸侯自應門左右而入者亦如今日之統率而相從以脩職貢於天子永永勿替可也左襄十一年晉侯以

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汎汎楊舟紼纚爾雅作縭維支韻之樂只君子天子葵支韻之樂只君子福祿膍支韻韓詩作肶之優哉游哉韓詩外傳作游哉優哉亦是戾叶支韻郎之翽矣興也汎汎楊舟解見菁莪篇紼說文云亂絲也爾雅毛傳皆云繂也孫炎云大索也蓋以亂絲為大索也纚當依爾雅通作縭說文云以絲介履也爾雅注云介猶閡也孫炎云舟止繫之於樹林也凡四角繫之為維爾雅天子方舟諸侯維舟注謂方舟比舩為橋也維舟連四舩也楊

木之舟浮于水上汎汎然將逐流而去舟人以大索笙之於樹且并其四舩而同聯絡之使不得他適興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歸而欲致其挽留之意也葵菜名詳見七月篇其性向日曹植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淮南子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以終始其鄉之誠也羅云夫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葵以癸陸佃云左傳云鮑莊子之智不及葵葵猶能衞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故葵揆也能揆日向焉本草曰葵爲百菜之主豈亦以此乎天子葵之言天子鑒其忠于王朝亦如葵之向日故即以葵擬之也膍說文云牛百葉也周禮醢人脾析即此析者言其狀分析也此言福祿之多不可數紀亦如牛肚之有百葉然也葵膍皆實字活用見詩人用字之奇三章言福祿申之乃屬望其後而期之之辭此章言福祿膍之則俯鑒其忠而必之之辭語意自別優遊作優說文云行之和也水行曰游優哉游哉從容和緩

之貌欲其不急于行也一說萬時華云優游忠愛自然之意君尊而臣卑者固有局迫疑畏之形君弱而臣強者亦有飛揚跋扈之色如何說得優游亦通戾蔦飛戾天之戾通作麗言附著于此而不去也蓋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如此

采菽五章章八句

韋昭但謂王錫諸侯命服之樂而不能知其世序則以爲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舊說皆謂此幽王舉火戲諸侯以悅褒姒之事今按通篇皆交泰懽悅之辭絕無幾微諷刺之意其爲盛世詩無疑況又有孔叢子一言可證據乎序之所云大抵爲毛傳篇次惑耳若申培說以爲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鄒忠胤駁之謂此不過從韓奕篇竊倣其意然彼云韓侯受命此云君子來朝語意固

自不類且來朝者豈必終王世告至耶其論數矣子貢傳謂天子燕諸侯之作玩本文何曾涉燕字一語朱子謂天子所以答魚藻則彼言豈樂此言來朝絕不相蒙皆不足信

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詩出朱傳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出國語朱子云此康王以後之詩鄒忠胤云竹書紀康王三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此詩為頌成雖微國語亦自曉然而證之國語尤信黃佐云此為祀成王之頌大雅下武篇為此頌受釐之雅其為一時之樂無疑也按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囪天之詩舊註謂囪天即昊天也篇中有成王不敢康之語疑祭公以此規諫也

昊穆天子傳作囪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禮記

陸德明本俱作其命宥密賈誼新書作謐於音烏國語無此字緝熙單國語作亶厥
心肆其靖之通章俱無韻賦也昊本作界孔安國云元氣昊然廣大也成命季本云謂不易之
定命也二后毛公賈誼皆云文武也受說文云相付也徐鍇云取上下相受也成王名誦康爾雅云安也夙夜
謂朝夕也基基者朱子云積累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命即有成命之命陸化熙云德立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
藉者然故曰基命宥說文云寬也密當依新書作謐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萬時華云繼世之君多以成
命可徵于是心安逸豫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已有土崩之勢矣成王以不
敢康為心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鄭玄云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止暴亂也禮仲尼
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今按密通為謐乃無聲之義人君以寬大之德為本而安靜以行

之則其施之民者既無所苛又無所擾自然歡欣和悅各得其所樂孰加焉是之謂無聲之樂也又賈誼云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内懿然祿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謡文武之烈絫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屬祟民不誇怨故曰宥謐此其解頗異要從前說爲順於嘆美辭緝朱子云繼續也熙者光明之義主二后之業言書顧命篇所謂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是也曰緝熙者篤前人成烈之謂單通作殫說文云極盡也禮語歲既

單矣惟爲社事單出里莊子單千金之家義並與殫同單厥心者凡可以繼續二后光明之業者無所不盡其心也前言宥密體也此言單厥心用也周昌年云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肆說文云極陳也猶云暢言之也靖說文云立竫也竫者亭安之義肆其靖之主天命而言謂天之眷周安固而不移也與首句及基命向相應徐光啓云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矣一說閔光德云肆其靖之還指祭時說言時王之能靖正見成王保命之悠久也亦通又周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龢故曰成此與賈説雖於詩意未必盡合然亦可以證是詩爲祀成王之詩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及蔡邕獨斷皆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漢儒惑其説至蘇子瞻輩猶引之以爲古者合祀天地之證夫郊社之分合代有不同紛如聚訟乃此詩止舉天命而已何嘗有一語言及于地而郝敬強爲之説曰古者冬至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是則然矣然篇中成王二字當作何解豈成王可配天而郊祀

之詩至康王時始有升求其說而難通則不得不仍從賈鄭唐韋之說謂成王云者言文武成此王功猶書言成王畏相者爾就如所云則郊祀天地之樂歌而盛稱二后之功已自不倫若云以配祭故及之則惟文王有季秋大饗之配未聞武王曾配帝也推原其故皆緣毛鄭輩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康王而後不容有頌然則執競篇以不顯成康並言非明指成王誦康王釗而何善乎范蜀公之言曰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班固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于頌也此可以破從前諸儒之舊說矣朱子云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乃申培說則以爲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即子貢傳肴欽文亦于祀成王下空二字而尚存一堂字蓋亦同申培說之意不知其所謂禘者

大禘乎吉禘乎大禘則成王無獨配始祖所自出之理吉禘則于大廟不宜于明堂倘謂亦如嚴父配天之說乎果此禮世世可以通行則若厲若幽將何以處之愚已詳晰此禮于清廟我將二小引之下有以深著其不然矣鄙儒無識僞作古書多見其不知量耳

下武康王祭成王廟受釐陳戒之詩　朱子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愚按此與昊天有成命篇同爲一時之作知爲受釐陳戒詩者以昭茲來許二章知之

下豐氏本作文武維周世有哲陸德明本作悊云又作喆王陽韻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陽韻居良翻　賦也下堂下也武大武也周公作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以管播其聲又於庭中爲大武之舞皆在堂下故云下武文王世子云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祭統

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是皆所謂下武者也周禮大司樂職云舞大武以享先祖孔穎達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下武維周者言堂下奏大武之樂維我周有之也此大武之樂雖爲武王而作而積累有自因推原于世有哲王指下文三后也以追王故稱王一說萬尚烈云自古開國之君未有不以武者故湯必曰武湯亦曰武王高宗中興亦必曰殷武亦曰武王是武之于君尚矣然武者未必能下也武而能下者周乎故曰下武維周其語意猶濬哲維商之云也何以言周之下武如太王來朝走馬武也始而事狄既而避狄亦何下乎如王季其勤王家武也而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亦何下乎如文王赫怒整兵武也而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亦何下乎所謂下武維周此類是已雖近牽強理亦可通哲說文云知也上知天意之所嚮下知

民心之所歸惟德而已此其哲之實也三后毛傳云大王王季文王也周自大王遷居周原國勢漸盛其後雖有天下猶仍遷國之號遡肇基王迹者必自大王焉在天與周書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相類朱子云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毛云武王也配者對立之義京鄭玄云謂鎬京也愚按周以京言則見其有天下矣周之當王已久至武王而後終其業故此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據時位而言也此章專美武王錢天錫云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想陸燧云王配于京京字重看見化國為天下有極難配處

世德作求尤韻亦叶虞韻舉朱翻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虞韻亦叶尤韻芳尤翻

賦也世德謂先世之德依本篇經文但指三后言作說文云起也求猶索也當通作述按康誥云我時其維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與此語意正相類嚴粲云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

而求之善繼述也愚按三后之德積累已深醞釀已厚至于武王益加振揚而光大之天命之集自有不容已者此其所以稱克配若使德不至而過佚前光宜王而不王或圖度天命不當王而王其負愧于三后多矣何配之有徐光啟云三后事殷武王代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迹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剏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見武王此舉無非曲體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孔子所稱善繼述意本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周昌年云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永言配命觧見文王篇成王武王之子名誦烏抱子曰孚取抱持不失之義武王受命繇于作求三后之德此武王之孝也再傳成王克配天命與之相副則以成王亦潛孚于武王之德故耳武王述三后成王又能述武王故詩人長言以美之此章兼美武王成王按

昊天有成命篇有成王不敢康之句朱子以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此詩明稱成王其為祀成王而作無可疑者與周書言維助成王德顯及成王畏相等語不同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職韻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職韻 賦也下土兼臣民而言君尊如天故目四方之人為下土式

說文云法也成王潛孚于武王之德抱持不失故下土之人咸歸心于成王而以之為法謂遵其命服其化也

韓詩外傳云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所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禮記緇衣篇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按二書引詩之意皆

謂上當以身教民之所取法者惟上耳然尚非此詩正旨此詩通章只宜以德之一字貫三后之所以造周武王之所以受命後嗣之所以守成皆此具也孝根於思謂之孝思即孚字意書曰奉先思孝則者裁制之義故亦訓法維則屬康王言詩人長言此成王之孝一本於其眞切之思如此孝思乃後王之所當取法也與下土之式句判不相涉舊說合看甚誤孟子贊舜孝而引此詩乃是就孝發論謂凡爲人子者所當取法耳此章專美成王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家語淮南子定本俱作愼豐本作昚德叶職韻亦叶屋韻都木翻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屋韻亦叶職韻鼻墨翻賦也媚說文云悅也一人毛云天子也孔云曲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愚按觀下文應侯二字則此指武王也應通作譍以言相荅故爲感應之義侯諸侯也指武王昔日爲諸侯也左傳云慈和徧服曰順德即世德作求之

德言天下之所以悅服武王當其爲諸侯之日即相與起而應之者亦順其有作求三后之德耳此二句申美武王昭明嗣繼服事也長言此成王之孝思與武王之德相爲孚契顯明哉其能繼續武王之事也此二句申美成王皆所以歆動康王也又大戴禮將軍文子篇美顏淵荀子仲尼篇美吉人悉引此詩以其迂遠太甚故置不錄

昭茲（漢碑豐本俱作哉）來許（叶虞韻火五翻後漢書注作慎）繩（後漢書注作慎）其祖武（虞韻後漢書注作文）於（音烏後同）萬斯年受天之祜（虞韻賦也此下二章以孝思勉康王而致其期望之意昭即上章昭哉嗣服之昭指成王也茲此也謂今日也來來康王也許說文云聽也繩如繩索之相續不斷故朱子以爲繼也武指武王也武王乃康王之祖故稱祖武按周頌武篇云嗣武受之亦單稱武王爲武也於嘆美辭受說文云相付也徐鍇云取上下相受也祜說文云福也言成王嗣

服之德於今爲昭我言及此康王尚來而聽之當以成王爲法而繼爾祖武王之德又歎而美之言果能如此則庶乎自今以往至于萬年受天之福無有紀極矣篇中所舉有三后有成王此獨言繩其祖武者三后之德總會于武王即成王亦不過嗣武王之德耳繩武王則三后與成王悉包括其中矣周有天下自武至康已歷三世而積德不替如一日基厚則難傾根深則不拔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固其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箇韻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叶箇韻子賀翻賦也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日子孫言賀說文云以禮相奉慶也朱子云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即此賀也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遐說文云遠也指萬年言佐孔云助也謂助子孫說文無佐字祇作左上从ナナ音左左手也謂以手相助下从工其所作爲也會意今文書ナ皆作左書

左皆作佐言王誠能繩祖德而使後人蒙業而安則自今日而進計及萬年吾王之於子孫不亦遠有所佐助乎一說遐即指四方有佐即指來賀言四方之遠皆為我周之屏翰也亦通韓詩外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止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黃佐云武王之道繼述而已然應侯順德大著於當時受祜有佐可及于後世效驗之大如此能配三后有以哉後之謂漢家自有制度者守漢法也喜觀貞觀政要者守唐法也惜乎漢唐之非法也大甲視乃烈祖而諸侯咸歸武丁監于成憲而編髮來

朝孝思維則也陸燧云孝者通乎天人貫乎今古在武王爲求德在子孫爲繩武在今日爲媚茲在萬年爲有佐分量豈小哉

下武六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大武　申培說以爲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今按申說近之然祭禮有五禘郊祖宗報既曰大禘矣又曰報祀何也且大禘之禮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此詩所稱無及帝嚳之事恐在其爲大禘乎序則云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專主武王言已不得詩意况繼文二字尤無義味不過以此詩篇次系靈臺後靈臺爲文王詩而此詩繼之謂之繼文耳後人或從而爲之說謂周家世崇文德今言下武者武王之賤武也賤武所以繼文也夫武王以武得天下且制

為大武之樂以示子孫而乃謂其賤武何歟又子貢傳及申培說俱以下武作大武鄒忠胤訣之謂此即大武之樂章則武賚桓諸篇將安所置之二書皆偽出其以下武為大武猶之朱子以下武為文武也皆求下之解而不得者也乃傳又以此為訓成王之詩則愚將執祖武二字正之知此詩作于康世不作于成世明矣

噫嘻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 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

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内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郊特牲疏云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緜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之也左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云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陳祥道云考之於禮卜筮不過三則僖襄之四卜郊成之五卜郊其為非禮與強可知也然明堂位曰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左氏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啖

助曰以周三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此說是也穀梁謂自夏正至三月郊之時也皆卜上辛然考之儀禮少牢饋食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曲禮曰旬之外曰遠日是古人踰旬則卜未聞踰月乃卜也愚按左傳穀梁及陳氏禮書所云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皆主周正而言古者一歲郊祀凡再冬至之郊爲報本也建寅之郊爲祈穀也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蓋以禮文徵之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家語亦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所謂始郊者對建寅之郊而言日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此以知冬至之郊不用卜也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元之爲言善也日必須卜辰必須擇據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此以知惟建寅之郊用卜也然祈穀

卜郊仍以辛日為主則啖助之說較之穀梁為近三辛推移要不出建寅一月若三卜不從則孟獻子所云既耕之後亦可無用郊為矣日所以必取辛者鄭玄謂取人君齋戒自新之義陳祥道則謂社用甲者日之始郊用辛者乾之方生物者社也故用甲成功者天也故用辛理皆可通若元辰之擇舊說謂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合于耕事皇氏又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俱未知然否愚所以定噫嘻之詩為咏祈穀卜郊之事者以篇中專言勸農而章首有成王昭假之語明此詩作于康王之世乃主作龜禰宫而言不然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即欲勅農官何不于始祖之廟舉始祖為辭而顧于成王何取乎序及蔡邕獨斷亦皆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此說相傳必非無本今觀詩中雖言耕事而絕無一語及祈穀者惟章首二語以為作龜禰宫乃與孟春祈穀相涉耳然孟春仲夏雖皆有祈穀而禮各

不同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無作龜禰宮之事序不應兼夏而言疑傳說之誤或夏字衍也又竹書載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

噫嘻成王既昭假豐氏本作格爾紙韻率韓詩作帥時農夫播厥百穀叶宥韻居侯翻駿陸德明本作浚發爾私終三十里紙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宥韻牛遺翻里與爾叶耦與穀叶蓋轆轤體賦也噫說文云飽食息也嘻本作譆說文云痛也今皆以爲嘆聲鄭玄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孔穎達云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作者有所褒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也成王名誦康王父也既者已事之辭昭明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爾爾農官也以率時農夫之語推之可見與下文爾私爾耕兩爾字不同彼爾謂

農夫也康王將祈穀于上帝先灼龜禰宮既得吉卜郊且有日乃召農官歎息而告之曰祈穀而郊重事也頃者卜日于我成王受命如嚮是我成王于冥冥之中其神靈貫徹已昭昭至于爾之所事矣爾農官可不思所以副成王之意乎率是農夫以下勑勉農官之辭也率通作衛說文云將衛也蓋統領士卒以行者故有統領之義時之言是音之近也農夫耕甿也鄭氏以爾雅訓田畯為農夫謂是主田之吏今按七月篇云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此豈田畯之謂乎播說文云種也百穀解見七月篇許君云穀類非一故言百也駿當依陸本通作浚說文云抒也徐鍇云取出之也愚按此即浚井之浚謂浚田使深取土出之即下文言發孟子所謂深耕是也發猶起也鄭以為伐也孔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也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私毛云民田也朱子云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漳州陳

安鄉云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畆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畆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終鄭云竟也萬尚烈云無遺地之謂但言三十里者鄭云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孔云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畆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愚按古者六尺爲步廣一步長百步曰畆四方長廣皆百步曰百畆一畆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畆而方十畆萬夫之田四方縱横計之各百夫也以一方百步之畆積之三百步爲一里百夫之長萬步計得三十三里零言三十里舉成數耳趙頤孫云按遂人云十夫有

溝百夫有洫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閒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涂路也又陳祥道云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康成以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彦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

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按此說甚辨並存之亦鄭訓為大朱訓為皆愚按從鄭說則

當通作奕然二說俱通服鄭云事也耕說文云犂也字从耒从井耒所以犂古者井田故从井亦服爾耕者言使之皆從事於耕也十千者一川之内萬夫之數也疏義云一里三夫十里三十夫三十里則九十夫又三里則九夫又三分里之一則一夫合爲百夫縱橫皆百夫則萬夫也此蓋以百乘百以三十三里有奇乘三十三里有奇之法也耦漢志注云併兩耜而耕也考工記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說文云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李本云古之耕者步百爲畝畝爲三畎廣尺深尺耜廣五寸以二人並耕左右起土其深者爲畎高者爲壠也胡一桂云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按周禮遂人職云以興耡利甿里宰職云以歲時合耦于耡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而用之興耡者謂鼓舞作興之使之通力合作也合耦者謂配合其力相等者爲之偶強不獨勞弱不獨逸也耡粟者謂有興耡合耦不至者則罰之粟以備賑恤之用也古者未有以牛挽

耦之法故須用兩人並耕如此上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則各言之人人發起其私田至竟三十里之內無一畝而不然說文所謂一耒之伐也此言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則對言之一人各有一耦以舉耕耦之事盡萬夫而皆然考工所謂二耜之耦也耒耜共為一器柄曲木曰耒耒端曰耜說文考工偶舉其一耳欲播種必先深耕故惓惓及此又季云一夫百畝畝百步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積之得萬步以三百步為里法約之得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田一面百步計之為一畝以千步計之則為阡阡為十畝是百畝之田為十阡也十阡之內以耦耕之是百畝為一耦也按據此說則三十里十千皆但主一夫百畝而言於算法亦似可通但古人文辭質確不應詖詭若此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一夫之田不過方一里中九分之一而乃張之為三十餘里可乎

噫嘻一章八句朱子以爲亦戒農官之詞則此詩宜在雅不宜在頌辨已在臣工篇矣申培說謂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愚不知成王配享祈穀載在何典聞以后稷配矣未聞以禰配也豈亦將依倣于明堂嚴父之說耶誕妄如此大是可笑子貢傳闕文

甘棠思召公也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按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劉向說苑云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

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漢書王吉傳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史記燕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數說不一然總以見召伯之德入人之深故序謂召伯之教明于南國也左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孔穎達云召伯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于王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

官之伯故得美之因詩繫召公故録之在召南愚按鄭譜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分施政教于雍涼荆豫徐揚六州而采其詩爲風愚終不能無疑周召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嘗用事也故書君奭乃周召對語之辭其歴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及武王時虢叔先死則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而已周召之分陜而治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之詩又當在康王之時考竹書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諸書皆謂召公沒後始作此詩故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左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襄十四年晉士鞅言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蓋武子之子也秦伯問故對

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毁其廟乎繹前數說則此詩因召公已歿而作尤其彰明較著者不但非作于文王之時亦非作于武王之時矣鄒忠胤云周公先以成王二十一年薨舊說二南皆爲文王詩周公所集以明德化之盛亦正未可泥耳

蔽芾韓詩外傳作茀甘棠勿翦韓詩作劗漢書作鬋豐氏本作劕勿伐叶隊韻符廢翻亦叶泰韻蒲蓋翻召漢書作邵伯所茇叶隊韻放吠翻亦叶泰韻博蓋翻說文讀詩記並作废

賦也蔽說文云蔽蔽小草也一云薆也又云奄也齊語使海千有蔽註云可依蔽也芾說文云草木盛貌今以蔽芾二字連言蓋陰翳茂盛之意甘棠郭璞云今之杜梨也陸璣云棠梨也按爾雅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

白者爲棠赤者爲杜陸佃云草木蟲魚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言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九域志云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翦通作剪說文云齊斷也伐釋文云斬木也謂斬伐其枝曰勿者是惓惓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言不但剪其根幹不可雖伐其枝條亦不可也思人愛物與覩物思人二意俱有召地名召公奭采邑也史記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勝殷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似不足信豐熙以爲王季庶子亦不知何所本也茇通作废說文云舍也徐鍇云今詩周禮皆借作茇鄭玄云草舍也周禮夏官教茇舍註云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孔云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張文潛云召公

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野田畝草木之間宜若不知體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未嘗不愛其知為政之理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考索云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異與蘇轍云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泰韻烏外翻豐本作退召伯所憩叶泰韻丘蓋翻原愒字今文作憇釋文豐本俱作愒

賦也敗謂殘壞之憩本作愒說文云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霽韻變制翻

廣韻作扒

召伯所說 叶霽韻輸芮翻爾雅注豐本俱作稅陸德明本作脫 賦也拜說文云首至地也錢氏云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嚴粲云謂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程大昌云三章皆曰勿翦翦者斷也勿拜則不止不翦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論天下易事曰爲長者折枝即肢體之肢與木枝一義則拜者折枝之謂也嚴云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說說文云釋也後人作悅即此字言此樹爲召公所喜悅也太史公云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甘棠三章章三句 子貢傳謂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申培說亦謂燕

人追美召公之詩按李德裕宋齊丘論有曰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似相脗合然他無所出直是見召公其後封燕故耳燕詩别無入國風不如還諸召南之民之爲得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一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

明 何楷 撰

周昭王之世詩二篇

執競祭成康也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此其日祭之詩也朱子云此昭王以後之詩昭王名瑕成王孫康王子按天子廟制先儒所說不同有謂代各異制者禮緯稽命證及春秋鈎命決皆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謂夏太祖無功而不立惟禹與二昭二穆故五殷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

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周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故七也有主四廟之説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今按四廟即謂高曾祖考四親廟南齊志云先儒説高祖以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也有主五廟之説者漢匡衡云在昔帝王承宗廟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墜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禄永終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

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王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鄭玄亦同是説馬融申鄭之意謂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也有主七廟之説者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家語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穀梁傳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劉歆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然七廟亦有二説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王肅依據王制而兼取二祧

之文謂天子七廟者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朱子為之圖說又頗異王肅其大槩謂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親盡迭毁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六廟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諸侯大夫其遷毁之次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有主七廟之外宗無定數之說者王肅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

存其廟亦不以為數王舜劉歆亦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而鄭玄非之謂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豈禮也哉故盧植尹更始皆云天子七廟據周也又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亦云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其後唐明皇掓立太廟九室胡致堂深非之云宗廟之禮繇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

之也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以為有功德之廟不毁則九亦安足以盡之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愚嘗合衆說而折衷之四廟習其近而忘其遠五廟沿其同而昧其别七廟斯盡制矣而無以處夫有功德而親盡者至如朱子謂初立一昭一穆亦百世不遷則苟非德如文武安足以當之故不如宗無常數之說於理為長若拘摹文武二世室之制定為九廟則不經之甚者也陳祥道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劉歆論之于漢韓退之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又云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

故天災之其言雖涉于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祧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詳觀數說而七廟之義又益明矣然周自武王受命七廟自后稷而下始自何代經無明文以周禮考之守祧奄八人注疏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是固然矣夏官隷僕職又云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

修寢鄭玄注則謂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易氏以鄭說爲誤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五后稷大王王季文武此爲五廟五寢也愚按易氏之言深爲可信唐中宗時太廟亦僅有六室周之追王止于大王則自大王而上皆不得登于七廟之列及成康歿而周始備七廟是則執競之詩所爲作也然成王崩周人祀之于廟則有昊天有成命及下武二詩而康王祀廟之詩無聞焉執競之詩爲成康作但一詩而以二王並言則又心疑之已乃恍然悟曰此即所謂日祭之詩也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劉歆以爲去事有殺故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禪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

爲重矣韋昭說大都相合而楚語觀射父亦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漢初陵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蓋猶存古意至唐貞元時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爲獻繇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且曰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酬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既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朱子云左氏言

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然主既復寢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今按日祭之典雖於他經無所見而國語兩及之劉歆韋昭輩皆爲推明其說則古有此禮矣五經異義亦云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也然則成於昭爲祖康於昭爲禰執競之詩當是於日祭上食時歌之故以二王並言篇中於八音獨舉金革石竹四者亦可見其與大祭祀不同故於音有所不備也

執競周禮注作倞武王陽韻無競五經文字作倞維烈不豐氏本作丕顯成康陽韻上帝是皇陽韻自彼成康見上奄有四方陽韻斤斤其明叶陽韻謨郎翻

賦也執鄭玄云持也競通作倞說文云強也執競以德之剛言敬勝怠義勝欲純守此心如

執持而不失者然易所謂自强不息是也此詩本爲祭成康作而以武王發端者原我周有天下之所自始也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盛者亦以烈名之言武王功業著盛莫能與之爭强也李氏云觀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强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爲莫强矣周昌年云功業皆德性中作用有是德故有是功朱克升云剛健而加悠久乃能成莫大之功武王承肅將之志十三年始一怒而安天下養勇非一日宜其功烈之無競矣不通作丕說文云大也顯者頭明飾之義故爾雅訓爲見鄭訓爲光也丕顯亦以德言成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康之敬忌天威對揚文武之光訓是也上帝即天也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皇朱子云君也成王康王有丕顯之德故天命之繼世以君天下也徐士彰云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爲天心之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舊業耳

今成康以德凝命是其爲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辭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奄有四方者居高位以臨四方如天之覆然也斤斤其明亦以業言斤斤爾雅云察也舍人云物情詳之察也孫炎云重慎之察也按斤者所以權輕重之數十六兩爲斤班固以爲斤者明也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以斤斤言明者禮樂刑政所以流布之四方者纖悉畢具錙銖不爽察之義也一說謂明察如斧斤之斷亦通愚疑斤只當通作昕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周之方興亦如明初出地之象故擬之曰昕昕耳以兼舉成康故重言之

鍾鼓喤喤陽韻漢書風俗通俱作鍠鍠 磬筦風俗通陸德明本俱作管

將將叶陽韻資良翻漢書作鏘鏘說文作瑲瑲風俗通作鎗鎗 降福穰穰陽韻 降福簡簡叶銑韻九件翻 威儀反反叶先韻甫彎翻潛夫論作板板 既醉既飽福祿來

反見上賦也上章頌成康之德業至此乃言日祭之事八音中獨舉鐘鼓磬筦四者皆燕樂所用也喤當依漢書當作鍠說文云鐘聲也筦陳暘云笙之筦也將當依說文通作䟫云行貌按周禮鐘師掌金奏凡祭祀饗食以鐘鼓奏燕樂磬師掌教燕樂之鐘磬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此詩言日祭上食之禮非大祭祀意但與享食禮同故止用燕樂而燕樂所用之器其見于周禮者惟有鐘鼓及鐘磬鐘笙四者而已四器以鐘為主鄭玄解金奏之樂謂先考鐘次擊鼓鼓與鐘相間為節所先聞者鐘聲耳故詩但以鍠鍠為言鍠鍠者鐘聲也按大司樂職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日祭上食猶之乎大食也其奏鐘鼓宜矣鐘磬者應鐘之磬鐘笙者應鐘之笙鐘先作而磬笙自後從之如人之行而相就者然故說文引此詩曰磬筦䟫䟫荀卿所謂從以磬管是也荀子云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又竹音亦有名管者然與鐘

鼓磬相聚爲類則於經無文陳暘亦知此筦爲笙之筦矣而但汎笙磬同音之説謂鐘與鼓應則磬當與筦應今考周禮眡瞭掌擊笙磬固應笙之磬也而無燕樂用之文詩不應錯舉及之不敢從也陳暘云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降説文云下也穰説文云黍梨已治者按梨乃黍茂盛之義故借爲穀豐稔之貌詩豐年穰穰史穰穰滿車是也日祭之禮即唐武儒衡所云薦新者如月令所載薦麥薦黍爲穀薦稻之類故祖考降以穰穰之福俾其時和年豐也漢書云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降福穰穰之謂也簡通作柬説文云分別之也猶簡簡在之簡威儀反反與賓之初筵解同祭太數則易黷每行禮之時必周詳反顧式禮莫愆也既醉既飽謂神享之也福祿者廣言之凡諸福之物皆是萬尚烈云反乃出乎爾反乎爾之

反即楚茨云報以介福也承上言日祭之禮既行則祖考當降以穰穰之福然此福之降非安施也先于冥冥之中用其簡閱果其威儀克謹則神歆其祭方且報以無限之福禄不徒穰穰而已王符云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禄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又荀子云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云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

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以上

二條俱影響傅會全與詩旨無涉

執競二章章七句 舊作一章十四句 桓寬鹽鐵

論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

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夫篇中第言武王未嘗及文王也而以文武並稱

於論疏矣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武王之所歌也

然不顯成康自彼成康等語當作何解毛傳強爲

之說曰成大功而安之也如此詁字豈成文理即

蘇轍亦訣其說謂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

朱子闢之云此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

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

說耶夫成康明是二王之謚然如依序則固祀武

王之詩也而下及成康何歟范蜀公有云祀武王

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呂涇野亦謂自成康

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

王其必享之是於說亦似可通矣然既以成康二王為言則此詩必作於昭王之世周公當成王時制禮作樂已極明備不應祀武王之歌至昭王而後有也朱子據詩詞直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較為近之子貢傳於執競下空六字復有成康二字疑亦同朱子之說然三后合祭禮所未聞鄒忠胤謂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於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朱克升亦云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二說要皆憑臆揣摩無所稽據申培說直以為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則將置篇中武王成王于何地其妄固無庸辨

又按周禮注引呂叔玉謂此詩名繁遏即國語三夏之一以為繁者多也遏者止也言福祿止于周

之多也故曰穰穰簡簡杜預韋昭又謂此詩名過乃九夏中之韶夏其詳俱見時邁篇小引下今按九夏見于周禮自周公時已有之而此詩乃作于康王以後則周公何從預定此歌章耶

鼓鍾昭王南遊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出詩說

韓詩云昭王之時作鄭玄於中侯握河紀注亦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子貢傳但存昭王南三字而其餘闕文按史記云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外紀云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二說皆以昭王爲南巡而竹書則紀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又紀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大紀亦云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

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呂氏春秋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水經注則云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渡沔中流而沒故地有左桑大斂口横桑死沔之稱左桑者言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也大斂口者言昭王于此殯斂也横桑者言得昭王喪處也死沔者言昭王濟于是而死故有死沔之稱也以上諸説皆以昭王爲南征故左傳齊桓公責楚之辭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又屈原天問有云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其説皆頗與竹書相應想亦乘巡遊之便而因爲征伐之舉耳王南行過淮凡再往一返是詩不知作于何時郝敬云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鍾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

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剌鄒忠胤云自楚澤膠舟王靈斯替乃識者已于淮上之遊卜宫聲之無旋矣夫克詰戎兵陟禹迹而方行天下周公立政之訓固云然戢而時動則威觀則玩而無震況以水濱即次之地爲徜徉容與之觀將覲光揚烈謂何嘉樂而野合亦異乎靈臺之奏公卷阿之矢音矣樂是德非詩人所爲悼今懷古不勝愴耳其詞隱其意微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嗟乎成康既没德如昭王頌聲安得不寢豈惟頌哉即雅之亡愚以爲不亡於黍離而已亡于賦鼓鍾之日又云記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大夫憂之而賦鼓鍾似有先見

鼓鍾將將叶陽韻七羊翻淮水湯湯陽韻音傷憂心且傷陽韻淑豐氏本作叔後人君子懷允不忘陽韻賦而興也鼛鼓爲鼓而同鼛鍾亦稱鼓者以鼛之義通也

字从攴攴者小擊也从又爲意以卜得聲與樂器之鼓从支不同支字从手持半竹亦象其手擊之也从壴者象陳樂立而上見之形也孔穎達云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鍾當作鐘樂鐘也字从童以其爲秋分之音物穜成之時也與酒器之鍾不同彼字从重乃愼重之意所以寓戒也解見關雎篇孔云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按周禮鍾師職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云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陳暘云金音鍪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又云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將通作鎗說文云鎗聲也以其連擊而聲不斷故曰將將淮水名爾雅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

者也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廣雅云淮均也春秋說題辭云淮者均其勢也按淮之訓均其義未喻當是字从準省準之爲言平也言水流平均也湯湯盛大貌書云湯湯洪水是也興興下文淑人君子意正在此言其流長遠以興先王往矣而其至德遺韻至今尚爲人所思也傷痛也說文云創也創者刀傷心之痛有似之也鄭玄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嚴云當時禍變將作曾不覺悟顧遠離京師爲從流忘反之樂詩人爲之寒心憂而且傷知禍之必不免也凌濛初云此詩之刺最爲微婉若非憂心一句後人必以爲升歌雅樂矣淑人君子解見鳲鳩篇言此淑人之君子指文武也嚴云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懷思允信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樂作于先王而用于後王聞其聲者感焉因是以思其人而信其有是德雖至于歷世之久而終不能忘也

然此章猶未明言至下章言其德不回乃道其實

鼓鍾喈喈叶支韻堅夷翻淮水湝湝叶支韻堅夷翻憂心且悲叶支韻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支韻乎為翻賦而興也喈喈徐鉉云聲眾且和也湝說文云水流也徐云眾水之貌按湝字水右施皆當是以意兼聲徐解謂眾水之貌是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而水經所載入淮之水其流甚多故以湝湝言興意亦取流水朝宗之義先王有盛德以來諸侯故諸侯咸歸之不如王之以逸豫滅德使下國攜貳而致勤兵于遠也悲說文云痛也一云心非為悲心之所以非則悲矣回者邪曲之義與正道相反樂以象德觀其樂之有節即知其德之不回且用之各有其地施之必於其宜焉有遊逸淫樂如王今者奏樂于淮水之上乎

鼓鍾伐鼛叶尤韻居侯翻豐本作皋淮有三洲尤韻豐本作州憂心且妯叶尤韻丑鳩翻

說文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尤韻賦而興也鼛說文云作怞大鼓也亦作臯鼓以音同通用耳考工記云韗人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按長尋四尺者謂長一丈二尺鼓四尺者謂鼓面徑四尺也倨言其直句言其曲磬折謂中高而兩頭下有如磬之圓折即今之鼓式也周禮地官鼓人職云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按鼛乃役事所用緜詩所謂鼛鼓弗勝是也據此詩先言鼓鍾末言琴瑟笙磬自是金奏之樂則當用晉鼓而此言伐鼛者豈王在淮上有興衆動役之事如繕治離宮別館之類乎因憶淮南子云堯舜禹湯武王伐鼛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可謂至貴矣然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許慎

謂鼛鼓王者之食樂詩鼓鐘伐鼛是也雍則已食之樂也周禮大司樂職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即此前二章第言伐鐘此乃言伐鼓耳三洲毛傳云淮上地呂祖謙云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洲古作州水中可居者水落成洲覩盈涸之無常興世事之多變臨流之閒感慨繫之矣與下文其德不猶相照妯說文云動也子華子云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方言云擾也齊宋曰妯鄭云妯之言悼也按妯字从女訓動訓擾訓悼於文義雖近之終於制字从女之義無涉爾雅注娣姒或曰妯娌則妯字自有其解說文引此詩妯作怞字从心云朗也以朗狀憂憂者此心烱烱所見惟有憂之一路猶所云耿耿小明憂之貌也其德即不回之德猶若也似也按猶乃獸名性多疑慮故借以爲恍惚之義不猶言與後之人不相彷彿也首章第虛虛言懐次章乃言所懐者先王不回之德至此則隱隱諷到王身上矣

鼓鐘欽欽韻侵鼓瑟鼓琴韻侵笙磬

同音侵韻以雅豐本作正以南叶侵韻乃林翻又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於此句下有韎任朱離四字以籥豐本作龠不僭叶侵韻千尋翻賦也欽說文云欠貌蓋震慄之容見于欠伸故又借以爲敬也欽欽毛云言使人樂進也孔云此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聞樂而進于善也鼓瑟鼓琴詳見關雎鹿鳴篇樂書琴瑟論云古者瞽矇掌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乎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五聲和矣後世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豈其聲合于雅頌耶又云考之虞書琴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亦宜施之堂上矣又云關雎先琴瑟後鍾鼓此詩先鼓

鍾後琴瑟者蓋琴瑟者樂之常鍾鼓者樂之盛關雎主樂得淑女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絲常以至盛鼓鍾主刺好樂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笙磬居八音中之二笙解亦見鹿鳴篇笙者匏音堂下之樂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毛因笙磬連言遂以爲磬名非也按周禮眡瞭掌擊頌磬笙磬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解者謂磬在東方者名笙以東生出之方也在西方者名頌以西成功之方也頌或作庸庸功也二磬對立無緣獨舉笙磬爲言故知其謬陳暘云大射儀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蓋笙艮音也於方爲陽鍾兑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教吹笙共其鍾笙之樂以教祴夏書曰笙鏞以閒是鼓應笙之鍾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笙磬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鍾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衆笙之名而蕩在建鼓

之間蓋眾笙所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鍾磬而已哉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之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之為用豈不備哉磬石音虞書謂擊石拊石是也亦有用玉者虞書謂戛擊鳴球是也堂上之樂考工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按磬形如人字以上曲而折角者為句下自左右兩角不言彎曲而惟以直言為倨矩者為方之器自此倨句磬形而言有如一長方幷半長方也或云磬形四方如一矩焉內缺少一角猶云一矩之內有大半也爾雅云大磬謂之馨徒鼓磬謂之蹇釋名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明堂位云叔之離磬世本云毋句氏作磬毋句堯臣也廣雅云毋句氏磬十六枚張萱云世或謂黃帝使伶倫為磬又謂堯賓使叔為磬余按特縣者名離磬即大磬曰馨是也毋句氏及伶倫所製則編磬也第編磬止十二枚以應十二律漢成帝時

揵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此乃後世工師傅會二少二變之說鄭康成亦從之誤矣陳云磬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其用編之則褋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簴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言編鍾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鼗倚於頌磬西紘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與又云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頌磬歌于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為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紘頌磬在西而有紘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鍾鎛應笙之鍾鎛也笙師共笙鍾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鍾鎛應歌之鍾鎛也左傳歌鍾二肆是已愚按笙磬同音專主笙磬相和言舊說皆總上琴瑟言非是以雅以南者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也鄭樵云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

左氏載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為樂古矣程大昌云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所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春秋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襍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繇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鍾雖疑雅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

如周南之意而已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鈎命決之書敘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于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鄒云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爲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爲笙入三終

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立也于是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繇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繇儀是為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上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上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上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為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燕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曰新宮三終鄉射禮又曰奏騶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以籥孔云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或謂之羽舞也鄭云籥舞文樂也解見簡兮篇周禮籥師職云掌教國子舞羽歙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僭猶亂也不僭專就籥舞言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籥協音舞蹈疾徐有節是謂不僭此章絕無刺辭言外見樂非不古特作樂之人異于古耳此我之所以心憂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序云刺幽王也然史無幽王東巡之事或又有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恤則鑿之尤矣又有謂此詩爲徐偃王作者亦似近之但無據不敢信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